



□刘庆祥

十几年前，我初遇黛溪河，眼前分明是一条奄奄一息的河流。说它还活着，是它依旧串联起一个个水库，还有水库旁的村庄，鹅卵石下尚存一脉潜流。

黛溪河，这个美丽的名字里含着一段青黛色的往事。它不是地理志里一句干涩的“季节性排洪河道”，而是这片土地上绵长而深沉的呼吸。它的命运与岸畔居民的生息与命运，交融得难分彼此。

它的源头，总萦绕着缥缈的仙气。传说白云山巅的王母池，因天母浣洗仙袍，将一池碧水尽染，遂漫溢成河。这自云端起始的传说，为黛溪河蒙上了一层幽邃的纱。然而，当它流经古城颓圯的墙垣时，神话便沉沉地落到了人间。遥想春秋时，齐公子周受封于此，那时的河畔，想必也曾回荡着筑城的号子与市井的喧嚣。可城邑终成黄土，唯余河水汤汤，映照着千年不变的冷月，将一代代人的兴衰聚散，默然收纳进它深不见底的记忆里。

黛溪河是慈爱的乳母。元代《齐乘》里称它为“蒙水”，蕴含着启蒙与滋养的寓意；待到清代王士禛的诗笔，才定下了这“黛溪”的芳名，仿佛定格了永不褪色而温婉的容颜。它的乳汁，源自芦泉的奔涌；它的臂弯，曾环绕过唐李庵的寂静梵唱，也倒映过范仲淹读书洞里的如豆青灯。更不用说那曾“方圆几十平方公里”的泲泽，烟波浩渺，舟楫往来，邹平、章丘的山货在此装船，顺着杏花沟、小清河，一路东去，直抵渤海。它的丰沛，便是沿岸子民安居乐业的指望。

但黛溪河亦有自己的脾性，那是“沙河”一名所揭示的、更为古老而暴烈的真相。它那“陡峭”的纵坡，注定了一旦夏汛来临，温顺的“黛溪”便会撕去面纱，化作咆哮的“沙河”。那时节，浊流以每秒百余立方米的雷霆之势，自十八条山峪间奔腾而下，如无数黄鳞巨蟒，蹂躏田园，撼动屋舍。在那些时刻，人与河的关系，从依恋骤然变为惊惧的对抗与无奈的承受。它的给予与夺掠，共同塑造了这片土地的性格——既懂得顺应，亦学会驯服。

十几年后，同样的季节，我又一次来到黛溪河边。

车子沿河堤缓缓而行，窗外的景致让我几乎认不出这就是记忆中的那条河。两岸垂柳依依，万千绿色丝绦在微风里轻摇，像是给河道镶上了流动的绿意。河谷坡地芳草如茵，天人菊、金枝槐点缀其间，阳光穿过叶片，筛下细碎的金斑，在草尖上跳跃。河水被一道道拦河坝温柔地挽留，形成一方方静谧的湖泊；水是那种养眼的澄碧，可

【原乡切片】

重生的河流

以清晰地看见水下柔曼的水草，如少女的青丝，随着暗流款款摆动。

空气中传来持续的哗哗声。循声望去，远处一座木构小桥下，拦河坝体正将过剩的河水酿成一道银练般的水瀑。那水瀑不算汹涌，却绵绵不绝，在阳光下放射着晶莹的银光，水珠迸溅处，升起若有若无的虹霓。

我的目光被河边一个静止的身影吸引。一位老者，戴着宽檐草帽，安静地坐在折叠凳上，像一尊河边的雕塑。他手中的钓竿指向虚空，视线则牢牢系于水面那一枚鲜亮的浮漂。忽然，那浮漂轻轻一点，随即沉下，老者手腕一抖，竿梢弯成优美的弧线——一尾银亮的小鱼被提出了水面。它在他掌心活泼地扭动，鳞片闪着微光。老人用那双布满皱纹却异常稳定的手，极轻、极快地摘下了鱼钩，仿佛完成一次小小的仪礼，随即手腕一扬，那条银币般的鱼儿便划出一道弧线，悄无声息地没入碧波，倏忽不见。

我走近攀谈，才发现他身边那只红色的小塑料桶里，除了清水，空空如也。

老人退休前，是镇上一所中学的化学老师，与分子式、方程式打了一辈子交道。“以前这河偶尔也会有水，”他推了推眼镜，目光依旧停留在水面，“味儿不对，颜色也不对。我那会儿在实验室里，就跟学生说，这河水的样本，都不用测，一看就知是‘病’了。”他微微笑起来，“现在好了，水活了。”

退休后，他保持着近乎刻板的作息：每天清晨五点，骑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来到河边，挑个满意的位置，下竿，静坐，直到上午十点收竿回家。老伴已备好简单的饭菜等着他。他说，钓不钓得到鱼，钓到多大的鱼，全不重要。他来这里，钓的是一份心境，是这水面之下的、已然恢复的生机秩序。这河水见证过他青春的粉笔画，如今又安抚着他暮年的皱纹。

如今，这一川碧水与钓者的闲情和游人的欢愉，共同诉说着一条河流的复活。它不再是被索取、被遗忘的一川裸石，而是重新流淌进人们日常生活的、充满诗意的栖息地。这澄澈的涟漪，不仅荡漾在黛溪河上，更荡漾在依河而居的人们的心田里。

黛溪河，这条从神话里流出的河，见证过古城湮灭，承载过舟楫繁华，也经历过泛滥的伤痛。最终，它在人们的守护下，成了一段复活的传奇。这传奇诉说着一个朴素的真理：抚育我们者，亦需我们的抚慰。河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同向而行，在这不休的对话中，彼此都找到了通向安宁的归途。

【共享记忆】

老城一锅糝

□李恩维

在临沂这个城市，早晨起来喝糝是市民的传统习惯。天刚蒙蒙亮，糝馆门前早已经挤满了人，有早上学的孩子，有晨练的老人，有上班族也有生意人……直到上午9点，店里的人才渐渐稀少。

会喝糝的人都知道喝糝要赶一个“早”字，贪睡的人是与糝无缘的。我常去的那家糝馆在工业大道。在每一个早晨，走在路上就能闻到糝馆里飘出的香味，尤其在冬日里，飘出的香味更甚。走进挑开门帘，喊一声师傅，来一碗牛肉糝，三根油条，在高高的灶台旁站着的老先生总是回一声：好的，马上得啦！

灶台上的大锅热气缭绕，锅底炉火正旺。盛糝的老先生面前一摞干干净净的大白瓷碗，一大盆切得极薄的熟肉片，还有几个瓶瓶罐罐，里面全是佐料。只要听进门的食客喊一声，他便拿碗，抓上适量肉片，手落勺起，热热的糝汤浇进碗，顺手撒上姜末、香菜末，淋上香油和醋，一碗浓稠且香气馥郁的糝就送到你的面前。这个时候，你专注地喝一口，糝汤的清鲜，胡椒的微辣，直入肺腑。暖暖地喝着，和周围的人谈着时事，温暖幸福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了。

做糝的老先生姓李。在卖糝的间隙，他不时地和食客们聊会几天。有一次我和他聊做糝，他颇为自豪地伸出手指：“我做糝，我也喝糝，多少年了，总是喝不够。这个糝好，养人，增寿，美容。你看我像多少岁？我都六十多了。”

老先生介绍说，他是本乡本土的临沂人，家住在老东关。解放前临沂城有八家著名糝铺，今已发展至百家专营糝铺。年轻时他就跟父亲学做糝，做糝时间长达40年。做糝的方法大致是，头一天晚上将鸡肉、羊肉、牛肉分别洗净，放入大锅内，将水烧开，然后放入麦仁、葱、姜(去皮)、大料等，开锅煮4—5小时后，改文火再煮1—2小时，焖紧盖严，不能跑气。第二天早上再将煮好的糝汤烧开，滚锅后放味精、胡椒，经反复煮熟，糝汤鲜滑可口，可谓美味至极。

老先生告诉我说，可别小瞧这做糝，学问大着呢。做糝重点功夫在做汤上，汤好，

【此心安处】

秋天的云

□孟凡增

秋天来了，云也便不同了。夏日的云，不过是些臃肿的棉团，堆在碧蓝的天上，白得发亮，却总嫌太实，太满，太无趣味。而秋天的云，则是极好的，疏疏落落，轻盈得很，像是被谁的手指轻轻撕开了一般，薄得透光，白得发亮，却又分明不是夏云的那种白。

我每每立在田野间，仰头看天，便见那些云朵，排着队，从东向西缓缓移动。它们有时聚作一团，有时又散开，形状千变万化，却总不外乎是些山水的轮廓，或是飞禽走兽的模样。最妙的是午后，太阳偏西的时候，云边便镀上了一层金边，而云心却还是白的，黄白相间，明暗交错，竟显出几分透明来。

农人们说，秋天的云是“扫帚星”，因为它们常常排成一长串，像是有人在天空中扫地。这说法固然可笑，但秋云的确有一种扫除的意味。夏日的溽热，被它们一扫而空；连人心中的烦闷，似乎也在这云的流动中，消散了不少。

记得幼时在家乡，每到秋天，我便爱躺在打谷场上，看天上的云。那时的云，似乎比现在更多，更白，更轻盈。我常常望着望着，便睡着了，醒来时，云已经变了位置，形状也全然不同。大人们说，云是“天上的马”，跑得极快，我那时信以为真。

糝就好。糝有强身健体，滋阴补虚之说，卖的就是真材实料。弄虚作假，你永远做不出上等的糝汤。做糝的原料一说都明白，可工夫却在其外。许多糝铺都是世代相传，汤料都是百年老汤，可谓老汤里面加新汤，“汤汤不息”。另外，煮汤用的锅盖和柴火都有讲究。做糝用的锅也不同于一般的锅，它比一般的锅要大几倍，和普通锅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颈，所谓的颈就是在锅的上面用不锈钢圈出一个高50厘米的“脖子”，这是为了防止跑香味。另外烧汤的柴火也要用果树木，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原汁原味的糝来。

据《临沂县志》记载，临沂糝大约起源于明代末年，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。而在春秋时代的《墨子·非儒》中，已有“孔子穷于陈蔡之间，藜羹不糝”(糝即糝)的记载。战国时的《周礼·天官》、西汉的《说苑·杂言》、明清的《本草纲目》等书，都有关于糝的记载。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以山芋作玉糝羹，并赞誉“色香味皆奇绝”“人间决无此味也”，且赋诗：“香似龙涎仍酹白，味如牛乳更全清。莫将南海金齏醢，轻比东坡玉糝羹”，这也可以证明糝的产生，距今不是几百年，而是几千年的事了。

对糝情有独钟，且日臻情深意浓，必有它的原由。

糝，实际上就是一种用肉汤熬制的米粥，因其香辣可口、肥而不腻、祛风除寒、开胃健胃为当地人所钟爱。在临沂城内，几乎每条街道都有做糝的。临沂人对糝有着独特的情结，糝是积淀在血液里的朴素温暖和亲切。平时，尤其是秋冬季节，早起的临沂人喜欢走到街边，买上一碗糝，坐在街边的马扎上，大口地喝着冒着热气的糝。小地桌，白瓷碗，一人一碗糝，几根油条或烤排，三五人一桌，人多时须排队，其情景蔚为壮观。

临沂糝在全国是独一份，是传统，是地方特色。临沂糝就像广州早茶、乌鲁木齐手抓羊肉、福建沙县小吃、河北驴肉火烧、湖北精武鸭脖、陕西羊肉泡馍、天津狗不理包子、云南过桥米线、桂林米粉等，在大街小巷都可能遇到、看到、闻到、品到，成为城市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秋天的云，最宜入画。中国古人画山水，总要在山间留些空白，谓之“留白”，其实那空白处，便是云的位置。现在想来，那些画家大约也是爱极了秋天的云，才想出这般法子，将云留在纸上。只是纸上的云，终究是死的，哪有天上的云活泛？

有时我想，云之为物，真是奇怪。它既不似山之固定，也不似水之流动；既不似花之鲜艳，也不似叶之枯黄。它悬在那里，不即不离，不悲不喜，却自有一种动人的力量。尤其是秋天的云，更显得超然物外，仿佛看透了人间的悲欢离合，只在那里，自顾自地飘着。云本无知，人却多情。我们赋予云以种种意义，说它是“祥云”，是“愁云”，是“浮云”。其实云何尝理会这些？它只是随风而动，因光而变，自自在在，无挂无碍。人间的悲欢，在它眼里，不过是地面上的一些动静罢了。

秋天的黄昏，云色最是好看。夕阳将坠未坠之际，云被染成了橘红色，边缘却又透出些紫色来，层层叠叠，如同一幅水彩画。这时若站在高处，看那云霞铺满半边天，便觉得天地间再无他物，只有云与夕阳，相对无言。

云终是要散的。夜幕一降临，它们便消隐无踪，只留下满天星斗。第二天清晨，新的云又会升起，形状颜色，全然不同。人生在世，能得见几次这样的云呢？而云却不曾计较过这些，它只是来，只是去，如此而已。